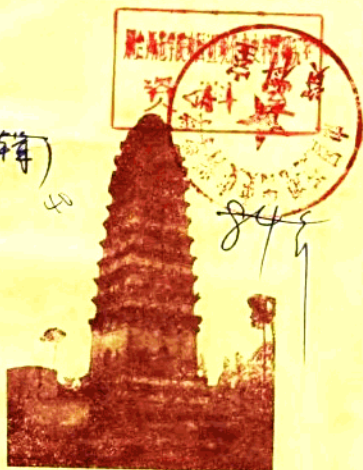


2).10

簡陽文史資料選編



政协四川省简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组 编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工作中的差错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们批评指正。

政协简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辛亥革命亲历记·····	张智鉴 (1)
中政校受训片断·····	高同稷 (7)
我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回忆·····	王振凡 (21)
解放前四十年间简阳历次军事战役拾零·····	叶大成 (28)
简阳在军阀割据混乱时期遭受灾难的概况·····	曾兆姜 (35)
解放战争时期简阳地方武力 及在乡军人的组织和活动·····	曾兆姜 (43)
贫苦青壮年的灾难年代——蒋介石征兵·····	曾兆姜 (50)
西平乡“中国乡村文化协会” 流血事件·····	简阳政协文史组 (54)
石盘方、谢二姓武装冲突的前前后后·····	吴瑞华 (60)
清末简阳征收蔗糖厘金事变记·····	华疆臣 (69)
方超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	周子适 (72)
简阳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的片断·····	曾兆姜 (87)
回忆简阳临时参议会·····	李国瑜 (89)
“镇子国”的“刘皇帝”·····	简阳政协文史组 (94)
我对恶霸邓九成父子罪行的回忆·····	雷劲夫 (110)
邓九成罪恶点滴·····	曾启华 (116)
“简阳东乡联防大队长”樊四维的罪恶 活动·····	陈英俊 (120)

我对私立天健初级中学的回忆·····	李新甫	(128)
关于私立天健中学的二、三事·····	吴高文	(133)
简阳县立女子学校的创建和它的清规戒律···	<u>肖起元</u>	(136)
旧时代简阳县立中学校述略·····	曾兆姜	(139)
解放前简阳的医药卫生情况·····	马允元 <u>戴伯金</u>	(148)
简阳轻工业的萌芽·····	<u>华之英</u>	(154)
吉安铔厂的建立和发展·····	刘吉安	(157)
简阳烤烟生产情况·····	<u>周仲祥</u>	(163)
德兴裕的发家和衰落·····	陈宇辉	(167)
旧社会商场亲历散记·····	陈宇辉	(176)
简阳“税捐处”始末及其内幕活动·····	李梦余	(185)
解放前禾丰乡高利贷点滴·····	王锡武	(205)
蒋介石“征实”期中简阳三大贪污 事件纪要·····	曾兆姜	(208)
回忆简阳田赋粮食管理处·····	李国林	(211)
鸦片烟在简阳的流毒·····	曾兆姜	(217)
对简阳县府烟毒调验所的回忆·····	胡道凝	(225)
修建平泉飞机场的回忆·····	樊治辉	(230)
修筑新津机场、乐西公路和里塘机场的内幕···	<u>江肩源</u>	(234)
基督教在简阳的活动·····	<u>张世宁</u>	(245)
我在天主教的亲历记·····	<u>张有志</u>	(252)
记简阳古刹石经寺·····	吴瑞华	(259)
简阳县哥老会的发展和流毒·····	<u>华次瑶</u> 曾兆姜	(267)
王钟氏虐待和残害使女林小妹的真象·····	<u>肖起元</u>	(273)

辛亥革命亲历记

张智鉴

(一)参加革命的动机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我得舅父资助，由高小毕业考入成都嘉属中学。指导思想是：“把书读好，求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校长吴天成（曾留学日本）经常教育我们：“要多读新的书报，求得新知识，切不可虚度一生”。这给我很大的启示。后来，读了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谭嗣同的《化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著作，加以身居省会，见国是日非，外患日亟，多所感触，思想上更有所变化。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春，我考入四川法政学校，与同学徐健人深相结纳。乃知孙中山先生于一九〇五年已在日本东京创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目的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我国留学生加盟者甚众。四川则有吴玉章、谢奉琦、龙鸣剑，熊克武，但懋辛，黄复生等。他们先后回川，发展组织，在各要地建立了同盟支部。徐又介绍我阅读了《鹃声》、《民报》、《四川》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得到了更大的鼓动，决心加入同盟会。

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春，一日，徐健人约我出城，秘密地在杜甫草堂办理入盟手续。是日恰值我的生日，成了

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日，内心极为激动欢喜。从此与革命党人时相过从。同年暑期，同盟会党人祝剑光，陈孔伯，赵叔尧，赖君琦，朱海鲲，李迟，余切（公孙长子）等同志，来我家集会，屋子过小，我母立命人将夹壁打了；与会同志都感奋地说：“阿母真有见识啊。”这次集会，主要密谋发展盟员，扩大组织。寒假中，我由成都到自流井，住谢奉琦家。在短时间中，入盟者，有钟砺须，谢均之，周大猷，李季慎，李光甫，向杰，向阳等。当时的活动，是极秘密的。

（二）被捕入狱和脱险

一九一〇年年底，我从自流井回荣县，住舅父家，已是腊月二十九日了。次日回家，刚由县衙门口经过，突来差役，把我抓入二堂，由师爷出面，将我周身搜查。查后吩咐用铁链把我锁起，丢入上监（看守所），坐在便桶侧面，秽气逼人。日暮，高西芟老师（舅父朋友，医生）来了，他和狱卒私语，少顷即去。狱卒随即开了我的锁链，引我坐在床上。我舅父也命人送来毯子、棉被和年饭。此后，逐日由舅父送给饭食，有时还送些东西给狱卒。因此，狱卒才没有对我为难。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某日早饭后，狱卒把我锁起，带到二堂。很久，蒲知县出来，装着和蔼模样，命我在长凳上坐下，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及肄业的学校后，便问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党的？”我答：“没有”。蒲即厉声喝道：“狡辩”。一会儿，蒲又低声地说：“你说实话，一定保你无事。”我缄口不语。蒲即大怒，叫“拿香来烧背”。一面又叫我快说实话，我仍然不语。蒲忽站起。怒气冲冲地

吩咐：“加上镣铐，丢下监（大监）”。他即拂袖退堂。

我既丢入下监，加了镣铐，身体毫不自由，心中无比怨恨。傍晚，高西芟老师同我舅父一道来，他们与狱卒耳语，良久乃去。至夜，狱卒将我镣铐脱去，并把我在上监的毯子、被盖搬来，我才得到安息。俗话说：“钱可以通神”，真不错啊。此后，仍靠舅父命人逐日送饭。我父跟即来狱看望，并给我一些零用钱，我就买酒肉请狱卒们吃，他们对我就更好了。我每日可以随便睡觉，也可以同狱中人（共有几十人）聊天。有时向他们讲洪秀全、宋江、林冲等故事，大家听得很有兴趣。有时也写作诗歌，以抒怀抱。

我在狱中，得到舅父的照顾，没有受到狱卒的虐待。可是，狱中发现不少令人忿恨的事。凡狱卒勒索不遂者，或遭毒打而至重伤，或染重病而成残废，或不施医药而拖死。凡狱卒勒索如愿者，虽重罪可得自由，我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光阴似箭，不觉已到暑天。狱中传说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州县也成立了分会，纷纷反对铁路收归国有。到中秋后，又传说赵尔丰总督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会长罗纶、蒲殿俊等，激起各地罢市、罢课、抗税、抗捐，还有州县组织了同志军起义。这些都是狱中传说，外面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能知其详细。

一日，襟兄赖君琦来晤，密语外面的情势，我才知道保路同志军的发展，“资中罗泉井会议”的进行，及荣县五宝镇的革命起义的情况，内心极为兴奋。最后，赖又安慰我说：“稍安勿躁，待民军进攻入城，你就可脱险了”。赖去后，我沉思革命成功的日子，不久必定到来。九月廿四日深夜，王天杰、范燮同志等率领东路民军攻入县城。蒲知县及其余官吏，早已闻风携眷潜逃，民军推举赵叔尧出任荣县知

事。当民军打毁上下监时，监中禁闭的人完全放出。在许多同志的欢呼和爆竹声中，我满身披着红绸出狱了。

(三)辛亥革命、荣县民军进展的概况

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九月二十五日，东路民军在吴玉章、王天杰等同志指挥下，宣布荣县独立。先是，同盟会党人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等同志，在成都保路同志运动中发觉立宪派蒲殿俊、罗纶等别有野心，有意控制群众运动。认为在省城发难，颇为不易。乃采取“明同暗斗”策略，与仁寿哥老秦载赓商定，约集各地哥老首领，在资州罗泉井“攒堂大会”。到者有：孙泽沛、胡朗如、罗子舟、张达三等。此次会议，名为“攒堂”，实则决议方略。

在罗泉井会议后，东路民军和各路同志军，立即会师成都，与清军激战数昼夜，终以武器不利而失败。东路民军退至仁寿与秦载赓会合，成立东路民军总部，由秦载赓、王天杰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分兵向各州县进展。陆续攻取了井研、简阳、资阳、内江、威远、自贡、富顺、叙府、犍为等州县。龙鸣剑在进攻叙府途中，积劳成疾身死。同盟会党人，失去一个健将，无不沉痛哀悼。

荣县既树立革命独立旗帜，就成了各路同志军中心。我自出狱后，即任东路民军参谋，参与各次会议。当时的措施：军事方面，重新整顿民军队伍，按时操练；机关法团，按时办公；地方宁静，人民欢乐。因感武器缺乏，乃在县南饶钹顶山上，设立工厂，制造抬枪、四瓣火、劈山炮、短刀等武器。又招致壮士百余人，组织一个“敢死队”。同各路同志军切取联络，积极准备，再攻成都。

当时清政府派大臣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进驻资州。一些日暮途穷的官吏，勾结劣绅奸商，妄图消灭革命队伍，在威远杀害统领胡良辅，在井研民兵遭受挫折，首领亦有伤亡，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不安。荣县东路民军，立即会商，决定由王天杰、范燮等同志率领民军进驻威远，一面安民，一面备战。复经会商决议，东路民军约同各路民军，进攻资州，阻止端方西上。各路民军，皆如约分头与端方军（鄂军）接战。

鄂军中有同盟会党人田智亮、蔡品三等同志，驻重庆时，曾与同盟会人张列五同志有约，谋杀端方，协助川人独立。当时激战到天将拂晓时，鄂军中田、蔡等同志果如约起义，执端方、端锦，拉至资州天上宫杀掉。田、蔡等同志赓即率队到重庆，得到同盟会党人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颂扬。我军亦随即开回荣县。

同年十二月八日，成都兵变，尹昌衡起而杀掉赵尔丰，被推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川事暂告结束。武昌起义成功后，推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就职南京，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重庆、成都两军政府协议合并。川政统一，百端待理。我县同盟会党人，开会决议：民兵队伍，散在城乡各地，称为民团，分别配给原有武器，以保持武装力量；其余原系农民、市民，则遣归乡里重理旧业，酬以现金，作为起本；从军死难者，酌发抚恤金，以慰其家属。

辛亥革命的成功，四川的牺牲和损失比别省为大。孙中山先生曾说：“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可见龙鸣剑发起的资州“罗泉井会议”，团结各路同志军，进攻成都、资州，陆续占领十余州县，端方弟兄被诛，对于推倒满清政权，贡献很大。荣县在吴玉

章、王天杰等同志的指挥下，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以响应当时变化。这些，都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四)辛亥革命后的遭遇

辛亥革命以后，“二次革命”和“护国之役”我都曾参加活动。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我受聘任荣县高级小学校监学。在教学八年当中，曾组织“蜀南青年学会”（现尚存成立开会照片），入会者多系高小和中学学生。此举遭受到军阀官府的疑忌。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各地反动政府，助纣为虐，也大肆捕杀。一日，学生陈觉远（蜀南青年学会会员，又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荣县县长）被捕禁。我校周坤甫校长对我说：“外面对你的风声不好，速走为妙”。我立即离开荣县，潜去成都。到成都后，常到少城公园“佛经流通处”翻阅佛经度日，适有简阳魏用予、王兆平，皆好佛学，气味相投，遂迁移简阳外南白塔坝住家。解放前一年，乃到养马乡开设“利生诊所”。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物价高涨，迫使度日维艰，儿辈废学。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安定。儿辈亦受党的教育培养，向着光明的大道前进！

中政校受训片断

高 同 稷

我在国民党中政校受训，还是一九四〇年的事情。我写这篇文章，虽然得到冯蔚国（我受训时，他在大学部读书，一九四二年毕业），彭瑞生（中政校的后身，国立政治大学毕业）两位老师的帮助，提供了些思考线索，但仍不全面，望知其内幕者予以补充。

（一）升官捷径

我是参加考试院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高等考试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备取而去受训的。还得从应考写起。

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被迫抗战，退到四川。为了维持它的统治地位，笼络知识分子，所谓不致“误入歧途”，又举行了已经停止几年的高等考试。

我从省立成都师范毕业，就在成都市立第一小学教书，走的是旧社会认为的读书人的末路。听说高考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正合我意向，就想参加。可是应考资格是：（1）大学毕业；（2）普通考试及格；（3）高中毕业，曾任行政工作三年以上；（4）高等考试检定考试及格。前三条我都没有资格，只有争取最后一条。恰好那年（一九三八年）夏天，四川省教育厅受考试院委托，举办高考的检定考试。我

就检齐证件，前往报考教育行政人员。经过苦战，才取得了高考的应试资格。

同年秋天，报载考试院即将举行高等考试的简章，计有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会计统计人员、外交官、司法官等各类。教育人员的考试科目有十科。成都是一个考区，参加考试的共有五百多人，绝大多数是中学教师和中、低级公务员。我参加了这次考试。每天考三科，考了三天半，真是考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有的在考场上就晕倒，有未终场就打退堂鼓的，还有人说：“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的确，那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走革命的路；一条是去重庆投奔蒋介石，走升官发财的路。我选择的是最后一条路。

以往几届高考及格就分发工作，这届可不同，还须到中政校受训一年，经复试及格，才能分发。快到年底，报上揭晓了考试及格人员名单，名单末尾有我的名字。不久，接到考选委员会和中政校的联合通知，限在一九四〇年元月底以前去重庆小温泉校本部报到。

(二)大学之大学

中政校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学校》，它的前身是《党校》，为国民党培养了许多靠吃党饭的党棍。改名后，当然是要为国民党训练更多各方面的政治奴才。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开始军事训练。天天和我们打交道的只是军事教官。随后才举行开学典礼，由教育长陈果夫主持。这个鼎鼎大名的所谓“党国要人”，原来我认为他是如何魁梧奇伟，见面后才知道他是鸦片烟鬼，说不到几句话就

要咳嗽，声音也小得可怜。真是貌不惊人，言不压众。说也奇怪，不但受训的学员，就是所有的高级职员如张道藩（教务长，曾任什么部长）蒋志澄（训导长，曾任四川省教育厅长）等，都毕恭毕敬地肃立听训。还有人专门跟他送开水，拿痰盒，我猜想是公差，旁人告诉我，他不是公差，而是训导员杨萃一。大概因他拿痰盒有“功”，以后还当上了交通部的司长。

陈果夫的长篇训话，当时我没有全听清楚，至今只记得一句，“中政校是大学之大学”。大意是，校长是党的总裁蒋中正，这就不是一般的大学。受训的学员都是国内有名的大学毕业生，经过国家考试选拔的，所以是“大学之大学”。

该校之所以大，是它有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校长下面的教育长都是挂名，很难到校。教育长下面有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人称三大巨头，也只画“行”，不常办公。实际拿钱做事的，只在三巨头下面的“员”字辈，如：教务员、训育员、总务员等等。校本部原分大学部、军训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后又附设了公务员训练部。另外，还附设有专修科（在仙女洞）、地政学院（在白鹤林）、边疆学校（在界石场）。各部、科、院、校都有主任。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主任是考选委员张忠道。光是校本部的职员就有好几百。大的职员不是当过部长、厅长，就是当过旅长、团长；小的职员也是专员、县长、营长、连长。

“大”，还在于学科的庞杂，讲师都是当权人物。只拿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来说，就有总理遗教（原是中央委员邵力子讲，邵任驻苏大使后，由宣传部长陈立夫讲）、财务行政（财政部长孔祥熙讲）、司法行政（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讲）、计政制度（主计长陈其采讲）、教育制度（教育部

司长顾毓琇讲)、外交仪注(外交部秘书凌其翰讲)、考铨法规(铨叙部次长马洪焕讲)、应用文(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讲),等等。

我认为教育行政人员只听讲教育制度,殊不知样样都要听。据说,这是训练“通才”。专门学问都早在大学里学好了,只是“专才”。到“大学之大学”来,应该通晓政府的各种法令规章制度,才叫“通才”。在上课时,许多人都和我一样不感兴趣,没精打采,听不懂就打瞌睡。课前课后,却又不同。有很多人非常活跃,拥到讲师休息室拉关系,请这些“大官”题字。朱健(巴县人,四川教育学院毕业),有次还把“大官”题的字向大家炫耀:“请看!部长都称我‘天行兄’。还说,‘替我取这个字,是根据‘天行健’这句古话呢!’”也有人私下议论,这个讲师怎样,那个讲师怎样。还有一些生动形象的刻画人物的对联,如:

“蒋志澄蝇营狗苟;张道藩粉面油头。”

“凌小丑只管讲吃讲穿,动则摇头摆尾,活象献媚的小花狗;孔大人吸吮民脂民膏,长得心黑体胖,真是该杀的大肥猪”。

可见,当时受训的人,趋炎附势的固多,怀恨不满的也有。

(三)蒋家天下陈家党

“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我受训前就听人说过,但只当作耳边风,不懂个中道理。受训时,听到早已入党当官多年的五十多岁的郑方叔(福建人,曾任县府科秘)讲他还要参加高考,还要来受训的原因,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实在意义。

他说：“当大官首先要有后台老板。普通的国民党员遍街都是，有甚希罕！有了派系关系，有了靠山，才能青云直上。我在官场中混了几十年，还是个‘小吏’，当‘帮帮匠’，就由于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言下不胜感慨！

他还说：“我们教育长两兄弟，自成派系，身居要津，把持一切。单说教育长又是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又是侍从室第三处的主任，各省党政大员都出其门下，真是门生故吏遍天下。蒋家天下陈家党，哪个不晓得？到这个学校来受训，我们的校长是蒋总裁，我们是教育长的门生，只凭这张毕业文凭，就不愁没官做。何况还有高考及格证书，加上拉点特殊关系，当大官就有指望了！”说得眉飞色舞，怪不得他也要来磨老骨头了。

此人不仅爱讲“官经”，还爱给人看相。一下课就把圈子围起来。有人曾经问他：“你看别人能当什么官，你自己呢？”他说：“能当个专员”。结果他连县长分发都没望到，自愿留在学校当训育员。

中政校既是“陈家党”，来受训的人自然都非入党不可。所以凡来受训的人，一进校都要填写一张详细的履历表，送给军训部的小队长审查。还要写份详细的自传，送给训导处的训导员审查。记得我那小队的队长钱凌圻看我的表上没有填写何时何地参加国民党，就打麻烦，三番两次，寻根究底，追问个明白。小组训导员张微颖（浙江人，曾在蒋志澄当四川教育厅长时任秘书），看了我的自传后，找我个别谈话。他和我的叔父高瞻天相熟，因此关照我，要我马上填写入党申请表。表上要三个介绍人，我就请张洪炳（内江人，普考及格，曾任教厅科员）和同寝室的潘鹤松、陈怀容介绍填好送去。

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举行宣誓典礼。两百多人中参加“宣誓”的只有二十多个，其余的早已入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监督，讲了国民党的党章。陈果夫训话，他指着礼堂墙上的“忠党爱国”四个大字说：“唯一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唯一救国的政党是国民党，党就代表国家，必须忠党，才是爱国。今天宣誓入了党，就应该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样效忠党国……”。随后发的党证是“特字”多少号。介绍人都说：“这个比我们‘训字号’、‘浙字号’的关火。中央党部发的要高一等，当官更可靠”。

中政校内的党组织，是直属的“特别党部”。高等科是三个区分部，下面分小组，是依高考类别编的。如我同组的十几个人都是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及格的，正取备取的都有。每周有几天下午都要开小组会议，讨论内容很少涉及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每人都发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总裁言论集》《国民党重要宣言和决议案》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以及《五种遗规》《六大政治家》《曾胡治军语录》等一大堆书。限定时间阅读，要加圈点，节录大纲，作阅读心得，送训导处审查。讨论题由训导处公布，讨论时各组的训导员都要出席指导，记下每个人的发言要点。主席和记录，开始由训导员指定，以后就轮流担任。记录册也要送训导处审查。这些都是考试成绩的重要资料。

每次开会，我都如坐针毡，不象上课那样自由。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所谓“坐而论道”的“清谈”生活、何况论的只是“以党治国”之道呢！所以，别人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我却无言可发，自惭浅薄。不说当不来主席，就是当记录，听不懂南腔北调，也感困难。我在开会时，总陷入沉思默想之中。在小学还常听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的歌声，在这“大学之大学”里，却只听到“微风吹动她的头发，燕子你说的什么话”的小调。党校如此，党国可知。我真不懂他们说的什么话啊！

(四)死、失踪和默退

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是单独一个大队，正取两个中队，备取一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几个小队，一个小队有十几个人，每小组编组不同，不依考试类别编队，而是混合编队的，即一个小队中有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会计统计人员，也有外交官、司法官。事先就编好的，进校报了到就归队，同住、同吃、同行动。

受训的两百多学员，只有李曙萍，黄允中两个女的。其余都是男的。男学员中，年龄大的有五十多岁，小的二十多岁。不管男女老幼，跨进校门，就都脱下便衣，换上军装，拴起腰带，打起绑腿。

大队长（徐州人，忘其姓名）威风凛凛，官气十足。一到操场，中小队长都畏之如虎。他第一次讲话就说：“你们是文官，也要懂得军事。军人就要绝对服从，命令就是纪律，违犯纪律，就要受处分。你们应该象中队长、小队长一样服从命令。”话虽这样说，可是这些“文官”却不大听话。喊了立正，还没有站好；吹了口笛，还不放下碗筷；吹了灭灯号，还不就寝。违犯了军纪，轻则罚立正，重则关禁闭。

那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一发警报，就停止军事演习，紧急集合，躲到神仙洞去。晚上没有警报，也常紧急集合，不准开电灯，只有摸着穿衣跑路，没有谁敢迟到。有